

# 四

## 沉潛與光芒再現

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清晨，  
陳澄波被他所認同的中國政府  
無理而殘酷地槍殺，  
一位終生執著、  
認真追求生命意義的藝術家就此殞落，  
這也造成了台灣畫壇  
一段長時間無以彌補的傷痛！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得公明之子大足聲，六百五  
胞王歡喜之聲，幾如山崩  
地裂，台灣光復，天地之草  
木同慶，可欣可賀，吾人生  
於前清，而死於漢室者，實  
終生之所願也。

4-1 陳澄波手札 1945年

六百萬同胞歡喜之聲，幾如山崩地裂，台灣光復，天地之草木普天同慶，可欣可賀，吾人生於前清，而死於漢室者，實終生之所願也。

展的畫友們一起擔任第一屆台灣省美展的審查員，並展出「慶祝日」、「兒童樂園」等充滿歡欣氣象的畫作，為台灣畫壇新格局打拼，同年他還獲選為嘉義市第一屆參議會參議員。但是在紛亂的政治環境下，陳澄波也因為這份熱心、率真的性情與熱忱的行動，使他成為時代悲劇下的犧牲者，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清晨，陳澄波被他所認同的中國政府無理而殘酷地槍殺，一位終生執著、認真追求生命意義的藝術家就此殞落，這也造成了台灣畫壇一段長時間無以彌補的傷痛！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，二次大戰結束了，戰後國民政府來台灣，曾經寫過「生於前清、寧死漢室」的陳澄波，此時正欣喜做一個名正言順的「中國人」，憑著自己通曉「北京話」，及曾經投身上海美術教育的經驗，他以一名畫家的身分，參加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，並被推舉為該會的副委員長。此外，他更本著服務人群的信念，參與政治事務，一九四五年，他也擔任了嘉義市自治協會理事，滿腔熱誠地準備一展抱負，為國家民族貢獻心力。

●一九四六年十月除了繼續與昔日台陽



4-2 陳澄波 兒童樂園 1946年



4-3 陳澄波 慶祝日 1946年 畫布·油彩 72.5×60.5公分

此畫以嘉義市警察局為場景，將台灣慶祝光復節時的歡樂情景，描繪得極為細膩。嘉義市民手持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；畫面右下角有販賣國旗的攤子，畫中主建築是廣播電台，屋頂上國旗迎風飄揚，民眾高舉雙手歡呼，一片鼓舞的氣氛。

陳澄波擅長以棕色與紅磚色為主軸，使畫面的層次分明；人與景的結合相當融洽，展現了一股溫厚的生活景狀。這是台灣光復翌年（1946）所畫的，也是全省美展第一回參展的作品，更是首次將中華民國國旗亮相的畫作。但諷刺的是，他最後卻因二二八事件的緣故，遭到國民政府軍槍斃。





## 戰後初期各級民意代表的產生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宣佈投降，同年九月一日，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」在重慶成立，陳儀被任命為台灣省行政長官。同年二十五日，舉行受降典禮，全省接管工作乃告正式開始。行政長官公署為便於接管及推行政令，經就日治時代之五州三廳及十一市（州廳轄市），劃分為八縣九省轄市。這八縣是台北縣、新竹縣、台中縣、台南縣、高雄縣、台東縣、花蓮縣、澎湖縣；九省轄市計有：基隆市、台北市、新竹市、台中市、彰化市、嘉義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東市。這八縣九市的劃分，是台灣戰後初期選舉各級民意代表的區域根據。

根據一九四五年所公佈的「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」，各級民意機關建立的程序是由下而上。一九四六年一月，台省各鄉鎮市區舉辦公民宣誓登記及公職候選人檢覈（厂七，考查通核），二月間各地次第成立村里民大會，並由全體村里公民選舉村里長、鄉鎮區民代表，三月間成立鄉鎮區民代表會，再由鄉鎮區民代表選舉縣市參議員，四月間成立縣市參議會，再由縣市參議員選舉省參議員，五月一日台灣省最高民意機關「省參議會」便告成立。

根據一九四六年，台灣民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編印的《台灣民報》記錄，當時參加宣誓登記的公民，總共有二百多萬人，佔全省二十歲以上人口的九一·八〇%，佔總人口的三六%。至公職候選人檢覈通過初審者，共計三萬六千多人，佔公民人數的一六%。從這個數目，足見戰後「有知識者都不約而同地想走進政治的窄門。」

嘉義市參議會就在上述的背景下，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成立，名額共有十九名，陳澄波即是其中一名。



4-4 第一屆嘉義市參議會成立留影

第一排右三為許世賢；二排左七為陳澄波；三排左五為潘木枝；右起第四為柯麟。

## 陳澄波與二二八

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。國府接收台灣後，在台灣設立與中國大陸各省迥異的「行政長官公署制度」，集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於一體，儼然日治時代殖民體制的延續，被台灣民間戲稱為「新總督府」。戰後台灣的一切，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等各方面的資源，皆壟斷在這個「新總督府」之下。

行政長官公署一味沿襲日治時代的專賣獨佔方法，將台灣之特產如煤、糖、食鹽、火柴、菸、酒、樟腦等銷售完全控制，這些幾乎是日治時期維繫全島經濟命脈的產業，戰後卻被納入政府的專賣組織，已引起台籍人民不平衡，再加上用事不得其人，貪污腐敗，致使各業半身不遂。因之失業者之數不能勝算。

另外各業生產力下降，物資短缺，及台幣的亂發而導致物價暴漲。以往以產米和糖聞名於全世界的台灣，其米與糖價，居然比上海、香港、廈門等地還貴。一九四六年底，據《新生報》的報導，全台失業人數有四十五萬人之多。社會的動亂於此已埋下伏筆。對於報導軍警穿著制服行劫、威嚇、殺人的新聞，在當時俯拾即是。軍警紀律的敗壞，也是促使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之一。

當時專賣局的菸，質劣價高，因之市面上充斥私菸。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，台北官警取締私煙，發生流血衝突，人民長期積壓的不滿終於爆發，民眾不僅縱火焚毀專賣局之卡車，並佔領廣播電台，激起台民參加行動，結果商店關門、工廠停工、學生罷課，事件一發不可收拾，波及全島。三月初，全島各大城市皆發生騷動，憤怒不平的民眾攻打官警局，毆打外省籍人士，軍警則開槍鎮壓。

三月二日，事件延及嘉義。嘉義市長和國民政府官員紛紛走避水上機場等待兵援，五日嘉義民眾圍堵水上機場，九日，機場士兵劫殺劉唐庄。十一日，國軍空援嘉義。同日由嘉義地方士紳組成的和平使節，帶著米糧前去水上機場溝通，陳澄波即是其中一名，不料到了北回歸線標誌時就被抓。十二日，軍隊進入市區逮捕當地民眾。不久陳澄波、潘木枝、盧鈞欽與柯麟等十六人，於不同時間各分三批，遭軍方用鐵線捆綁起來，從嘉義警局沿中山路遊街至火車站，未經審判，槍斃示眾。



4-5 一九四六年《新新》月報上的一則漫畫。

此期的漫畫反映了戰後初期，百姓對政府的不滿，社會的貧富懸殊，及民生的艱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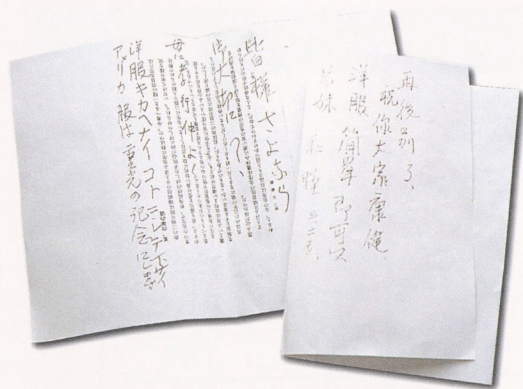
4-6 昔日的水上機場，即今日的嘉義航空站。



4-7 約一九五〇年，四位受難市參議員的家屬聯合在三教堂（嘉義山仔頂一間寺廟）做法事。

第二排左起之女士依序為盧鈞欽妻林秀媚、潘木枝妻許素霞、陳澄波妻張捷、柯麟妻劉鶯。





4-8 陳澄波被槍殺時所寫的遺書

陳澄波被槍殺時，年僅五十三歲。在被槍殺前他偷偷寫好遺書，託人帶給家人，家人一直偷偷保存，這封遺書寫得很匆忙，字跡相當潦草。



4-9 陳澄波於嘉義火車站被槍斃時，身上所穿的血衣，衣服上尚有兩個彈孔的痕跡。

張捷女士將這衣服清洗乾淨後，放置樟腦丸，用紙包藏著。由於當時陳家生活困難，所以陳澄波死時所穿的西裝外衣、長褲等，都清洗乾淨補好，由張女士改給孫子穿。



4-10 陳老太太（張捷）還在世的時候，翻著陳舊的相簿，掩不住一臉的神傷與哀怨。（1979年攝）她回憶：

當初丈夫的屍體被抬回家時，她用一捆粗棉往傷口裡直塞，塞到血流稍止，而清洗陳澄波的身體，就用了好幾臉盆的水，血水一盆盆端出去倒，左鄰右舍無不怵目驚心。

丈夫死後，全家的經濟頓失依靠，長女紫薇已出嫁；次女碧女在當教員，過沒多久也出嫁；而長子重光正在師範學院就讀；之下還有兩個唸初中及小學的孩子。

重光畢業之後，任職教員的他雖然每個月的薪水都拿給母親，但還是不夠，除了負擔弟妹的生活費及學費外，他自己也已娶妻生子。因此陳老太太和媳婦金蓮為了貼補家用，開始挑花生回家剝殼，或是挑龍眼回家烘，烘到晚上十二點，第二天再來剝龍眼乾。

困苦的生活常使陳老太太想起，丈夫生前曾對她說：「我留下來的圖畫以後會庇蔭你們，使你們生活改善，妳不用煩惱」。

### 父親被槍殺時

據陳澄波次女陳碧女回憶：

三月二十五日，一輛上面載著父親，插白旗子的卡車，由警察押著出來遊街。此時父親的四肢被綁著，背後還插著一支長長的五角形牌子，用大字寫著名字。卡車經過中山路到嘉義噴水池，再轉火車站。

弟弟重光沿著中山路邊巷子邊躲邊跟，我跟在車子後面一直跑一直跑，車子開得很緩慢，路邊圍觀群眾，有人搖頭，有人敬禮揮手道別。我一路跟著，忽然間父親的視線與我接觸，快到車站時，軍警開始對車站廣場右邊開槍，圍觀群眾馬上散開。之後父親與其他人一個個被放下車來，下來時都沒力氣了，有人是摔下來的。

在開始槍斃第一個時我不知那來的膽子，拉著兵仔的褲管，哭喊著向他說：「這是我父親，他是好人，你們要探聽清楚，探聽明白才能槍決。」他將我踢到一邊。父親是最後一個被槍斃的，兵仔和父親距離三公尺，第一槍沒打中，第二槍才打中，最後我目睹著父親向前倒在血泊中。

●一九四七完成的四號小品「玉山」，目前可以說是陳澄波最後的遺作。陳澄波遠觀玉山冥思，將它簡潔有力的造型凝聚在小小的近景畫面裡，戰爭前後困苦的生活，掩抑不了畫家創作的熱情，雖然只能使用很有限的配給顏料及小小的畫幅作畫，但是我們卻能在極小的作品中，看到藝術家極大的氣魄。

●陳澄波熱情進取的個性，使他能夠一再突破自身的限制及環境的障礙，一生堅持理想、不畏艱難地開創出自己的天

空。他不但是日本在台推展西洋繪畫教育以來，第一位入選當時最具權威的「日本帝國美術展覽」的台灣畫家，他也是三〇年代到中國大陸發展而有所成就的台灣畫家，然而對於整個台灣藝壇來說，陳澄波最為後人稱道的，就是那股對「創作」永不止息的執著與熱愛，以及看似樸拙卻相當有力的動人畫風，因為那是發自靈魂深處的衝動，所展現的義無反顧浪漫情懷，那也是他傾其全力所發掘出來的台灣風土特色。



4-11 陳澄波 玉山積雪（最後遺作）1947年2月 木板·油彩 24×33公分

據陳重光指出，他在幼時晴朗之際，從故居蘭井街251號遠眺，真的能看見玉山積雪。



●也許有人會很訝異，為什麼這位在台灣美術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畫家，畫風會顯得如此稚拙呢？其實我們若從他接受美術教育漫長而坎坷的過程便可獲得理解。原來陳澄波在三十歲正式進入東京美術學校接受學院派訓練之前，經由擔任七年小學教師的經驗，已經獨自摸索出一套根深蒂固、很難改變的繪畫語言，雖然他也曾經非常努力地想達到學院嚴謹佈局的要求，但是因為他喜歡反透視的構圖方法，並且不厭其煩地將自

己熟悉的事物及人物，重複安排在每幅畫裡面，所以我們就一再看到直挺挺的電線桿、手牽手或撐著傘的路人、及自由自在地在路上散步的小動物，有時這些景物對整個畫面而言，實在是顯得有些笨拙與囉唆，而且也不合乎學院的觀點，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，這種巨細靡遺的敘事性表現法，完全符合畫家熱情坦率、愛說故事的特點，極具個人魅力色彩。



#### 陳澄波의 點景人物

陳澄波的畫作人物多以背面的姿態表現，即使是正面，也沒有面目表情，就連點景的小動物，如農舍旁的雞、路邊的小狗，也沒有複雜細碎的修飾。雖然如此，這些點景的人物與小動物，就如同童話故事裡的主角與配角，相當富有童趣。



4-12 陳澄波 嘉義郊外 1935年 畫布、油彩 49×64公分



4-13 陳澄波 農家 1934年 (1979年攝)



4-14 陳澄波 嘉義醫院 1934年 畫布、油彩 100×80公分 (1979年攝)



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4-15 陳澄波 廟口 1936年  
畫布·油彩 60.5×72.5公分  
陳澄波的畫作總是不離家人一  
同活動的主題，可見他有意點  
出家庭和樂溫暖的重要性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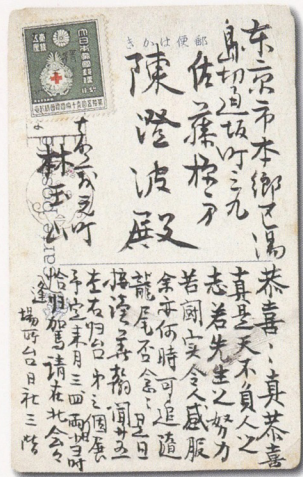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4-16 陳澄波 調配船廠的風景  
1933年 畫布·油彩  
72.5×90.5公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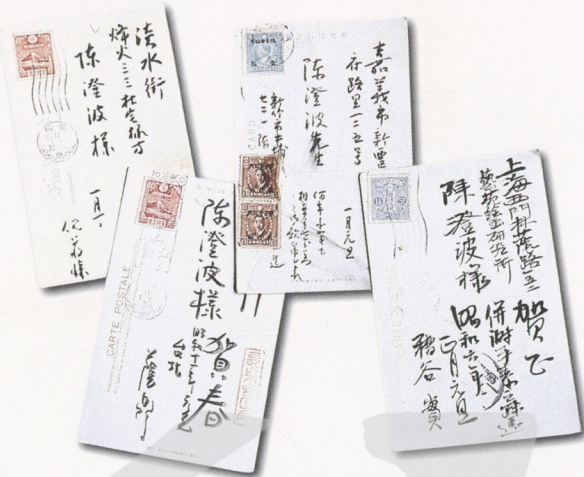




4-17 林玉山寄給陳澄波明信片

●另外，陳澄波還值得我們欽佩的，就是他遇到困境時總會想辦法去突破。例如他在小學老師瞧不起的眼光中，靠著努力考上國語學校；當他決心到日本學習美術時，他一樣排除經濟及親情的困難達成目標，在東美雖然因繪畫程度不好被輕視，但他忍受著自尊受損的苦痛，四處追著同學請教，並且日夜勤於練習，終於以入選帝展贏得同學的尊敬，此外他甘心惹愛妻生氣而進東美研究所就讀，及畢業後到上海求發展，件件都是鮮活的例子。

●至於在台灣作為一位專業畫家，從未在台灣的美術學校任教，除了張義雄及女兒陳碧女曾短期跟他學畫之外，陳澄波並沒有什麼特別親近的學生，他對於



4-18 各地友人寄給陳澄波的明信片

後輩的影響力，並不是畫風的承傳，而在於精神的感召，透過陳澄波的鼓勵與提攜，林玉山、張義雄等嘉義畫家，都以他為榜樣，在漫長的藝術生涯中，勤勤懇懇、努力不懈創作。此外也由於他因二二八事件去世的特殊背景，陳澄波的名字曾有很長一段時間，幾乎不曾被人記起。直至近年，那一段冤埋的歷史終於獲得澄清後，陳澄波的一生，才在許多人的尋找重建之中，慢慢綻放出熱力與光芒，而透過一幅幅感人的作品，一句句動人的手札，陳澄波堅持自己的理想，不畏艱苦地自我摸索，發展出具有台灣味的獨特畫風，以及一心一意為提昇文化而奉獻的精神，實在深深感動人心。

## 陳澄波與張義雄

一九一四年，張義雄生於嘉義望族之家。他十歲時，有天回家路過中央噴水池畔，剛好遇見那年考上東京美術學校的陳澄波，戴了一頂圓帽，頭髮留得很長，對著街景專注地寫生，那時桀傲的張義雄卻輕易被這幕情景馴服，心中盤算著將來也要成為畫家。

雖然親戚們都希望張義雄能夠習醫，但他還是堅持要畫畫，十二歲時，父親見他意志堅定，便告誡他：「嘉義畫家陳澄波，為了繪畫傾家蕩產，依然每天在學校、研究所畫素描及油畫，常徹夜不眠。因身體勞累得甚至咯血過幾次。他如此努力，加上天份，才熬出了頭，可見要做一位畫家不是那麼容易的。」之後便給了他二十元「鉅款」，並且帶著他到台南，購買當時在嘉義所買不到

各種油畫的工具。

當所有行頭一應俱全之後，就只缺名師指點了。恰巧這年在二伯張鼎駒家中，遇見了剛入選日本帝展，並在東京美術學校研究科就讀的陳澄波，由於二伯是陳澄波的小學老師，透過這層關係，張義雄得以在陳氏返鄉渡假時，接受他的指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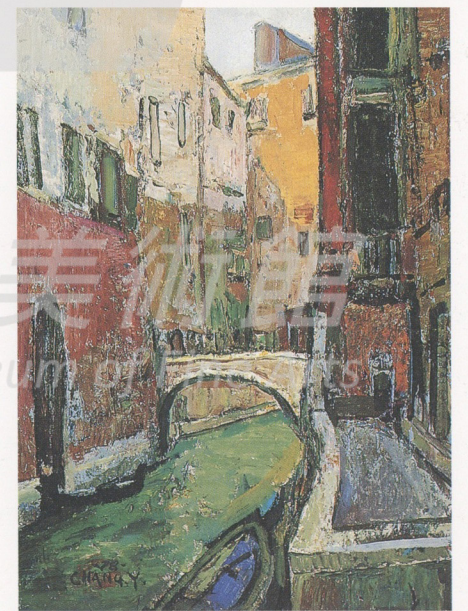
不論在事業或學業，張義雄都不是很順遂。戰後，孑然一身的他，從日本習畫歸國，落腳在圓山大同鐵工廠附近，替人畫像、剪影。此時陳澄波曾帶著兒子來探望他，但他沒與張義雄打招呼，只有在一旁默默看他替人畫畫，怕傷了張義雄的自尊心。由此可知，陳澄波是個善解人意之人。



4-19 張義雄 自畫像(局部) 1984年 油畫 41×31.5公分



4-20 張義雄寄給陳澄波的明信片



4-21 張義雄 威尼斯 1978年 45.5×33公分



## 虎父與虎女



4-22 二十歲的陳碧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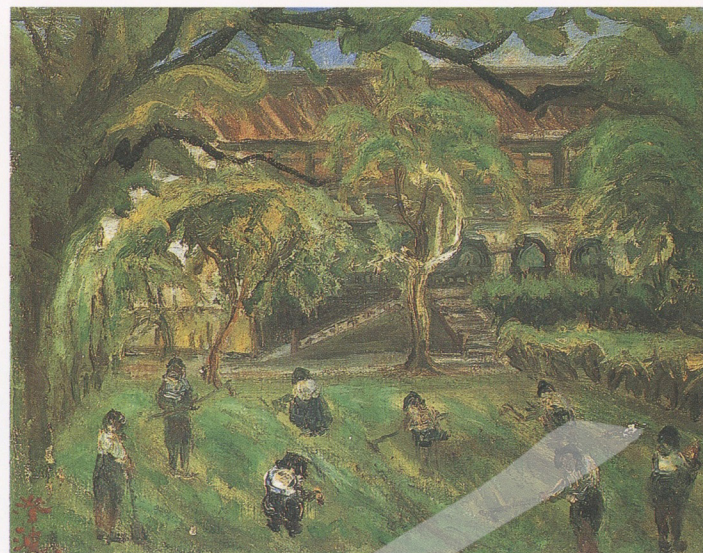
陳碧女（1924-1995）是陳澄波的次女，也是五個子女中唯一從父親習畫。她可能自一九四〇年代（念嘉義女中時）積極隨父親習畫，四三年以「望山」一畫入選府展而嶄露頭角。

二年級時的某個週末，剛學會游泳的陳碧女，與同學約好要去游泳，但父親卻要求她一同到嘉義公園寫生，心不在焉的她，越畫色調越黑；陳澄波一再要求她重畫，最後氣得叫她不要再畫了，並用畫筆在她的畫布上亂塗亂抹，此舉令她相當害怕。

可見陳澄波對她有相當的期許，她自己也有留學東京美校的意願，但畢業那年戰爭正烈，台日之間輪船停駛，留日已是無望，只好繼續念一年補校，取得教師資格開始教書。翌年二二八事件父親慘死之後，父親最熱愛的美術，令她不願再觸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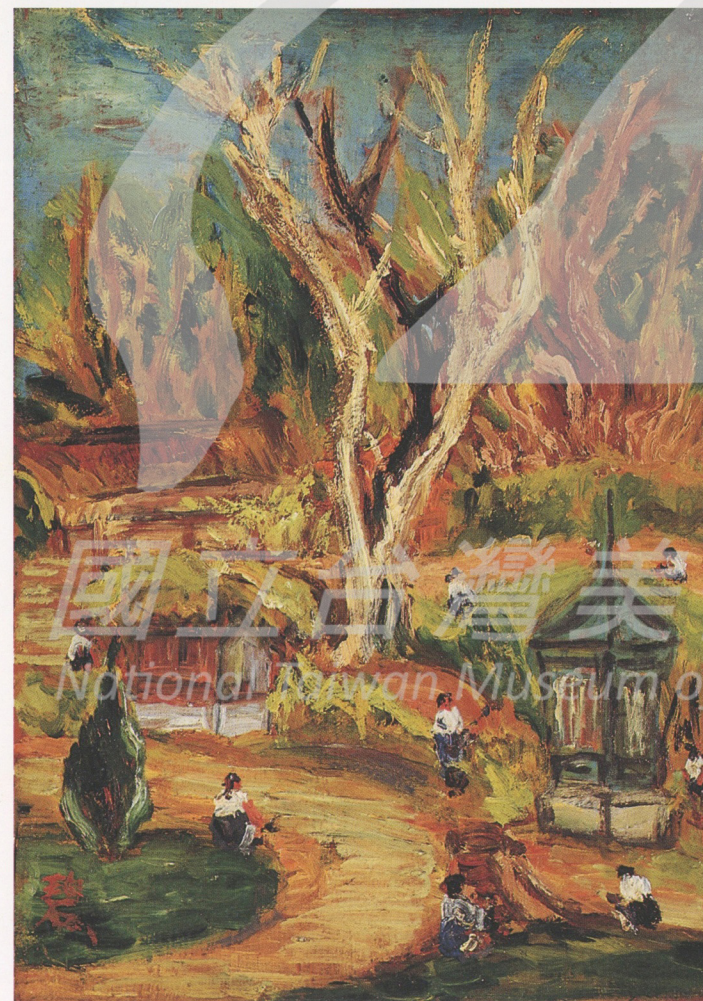


4-23 陳碧女 望山 1943年 畫布·油彩 70.5×59.5公分



4-24 陳澄波 長榮女中校園一景 1940-44年 畫布·油彩 31.5×41公分

「長榮女中校園一景」與「後方的勞動」這兩幅畫，不論在主題、構圖或筆觸上都很相似，可看出陳碧女深受父親的影響。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台灣進入戰時總動員體制，並展開「皇民化運動」——台灣人被同化成日本人之後，才會對日本人效忠，甘心投入戰場。以女學生勞動服務為主題的這兩幅畫作，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創作的。日人為女性所設計的學校課程，或勞動服務等活動，目的皆為強身建國。



4-25 陳碧女 後方的勞動  
1943年 畫布·油彩  
33×24公分







4-26 陳澄波遺作展  
左起為呂璞石、楊三郎、張萬傳與陳逢椿。



4-27 陳澄波遺作展  
左起為陳重光、袁樞真、陳妻張捷、  
陳進、蒲添生與李石樵。

## 光芒再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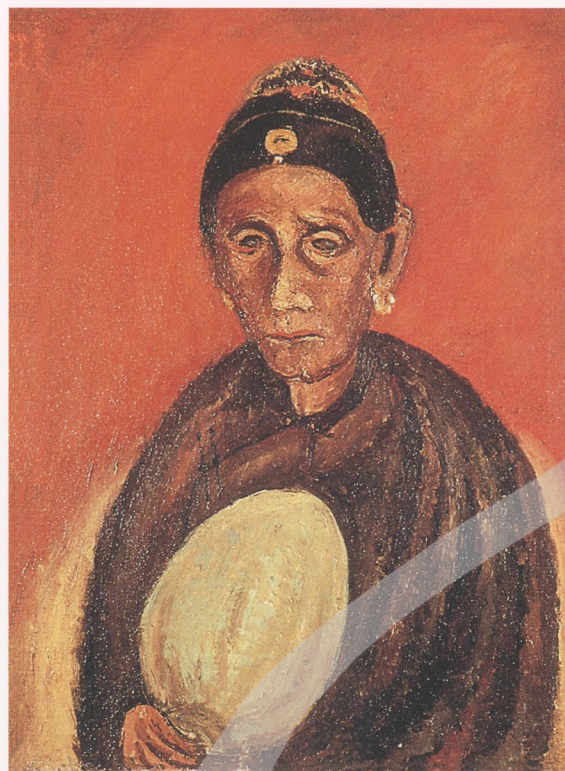
由於陳澄波因二二八事件去世的特殊背景，他的名字曾有很長一段時間，幾乎被人遺忘。直至近年，那一段冤埋的歷史獲得澄清後，陳澄波的一生，才在許多人的尋找重建之中，慢慢綻放出熱力與光芒。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一個寒冷的冬日下午，「陳澄波遺作展」在春之藝廊展開了。這次展出，使得陳澄波的畫在他去世三十二年之後能重見天日，在當時白色恐怖的壓力下，無人敢提及陳澄波是死於二二八。所展出的除了各個時期的油畫作品外，還包括淡彩速寫、素描及一些手稿與剪報資料。

到會場參觀的眾多美術界、藝文界人士，其中有多位是陳澄波過去的好友，像蔡培火、林玉山、楊三郎、呂璞石、張萬傳、鄭世璠等人，他們抿著嘴，眼角有些濕有些紅，踩著蹣跚又期待的脚步來參觀，為陳澄波做了另一種形式的團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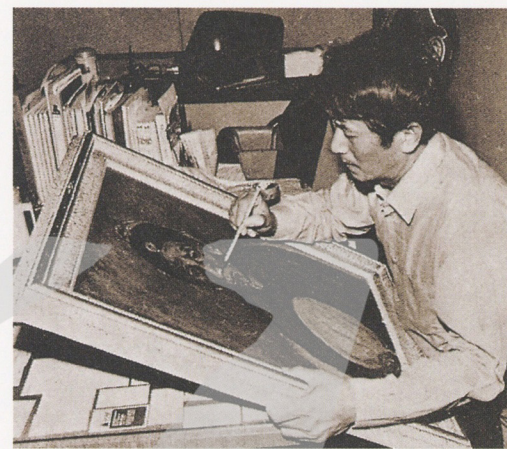
曾任師大美術系的教授袁樞真，在上海新華藝專念書時，受教於陳澄波門下。袁樞真落淚說：「陳老師教學認真，人又風趣，學生都樂於與他接近；那時他常帶學生到上海寫生。新華藝專每一學期安排每兩星期出外寫生，叫做春季寫生與秋季寫生，老師都帶我們去西湖。」曾在國外研習修護古畫的陳景容，更在會場親自動手修補陳澄波的「祖母像」。

在當時戒嚴時代，為了實現政治歸政治，藝術歸藝術的理念，舉辦這次活動的人，如畫廊創辦人陳逢椿、經理吳耀忠、展覽特約策劃人李賢文等人，都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。

解嚴後，一九九四年度全國文藝季，嘉義市在文建會策劃、嘉義市政府主辦，嘉義市立文化中心承辦下，訂定「嘉義人——陳澄波百年祭」企劃，於元月至三月間展開一系列活動，包括展覽、音樂會、及學術論文研討會等等。另外在台北，中國時報與台北市立美術館也合辦了「陳澄波百年紀念展」。五十年的歧壓由於時空的轉變，回復了正常的文化社會，陳澄波所畫的美麗景像，終於能夠呈現於他所摯愛的人群面前。



4-28 陳澄波 祖母像 1930年 畫布·油彩 60.5×50公分



4-29 畫家陳景容在春之藝廊內修補「祖母像」。



4-30 陳澄波百年祭展覽會場內一景。(攝於嘉義市立文化中心)





4-31 於杭州寫生的陳澄波。

4-32 蒲浩明 我是油彩的化身（陳澄波銅像）  
銅雕 1995年

（塑立於嘉義市立文化中心廣場上，  
為台灣首座建立在公共廣場上的文化銅像）

蒲浩明為陳澄波的外孫，

他的母親是陳澄波的長女陳紫薇，

父親為雕塑家蒲添生。

陳澄波罹難時，他才四歲，

所以他對外公的印象不是很深刻。

為了呈現外公熱情、浪漫的性格，

他花了許多時間蒐集、

整理資料，並加以研究。

雕像是以陳澄波一張在大陸杭州

所拍的相片為主幹。

照片中的陳澄波坐在陽光照耀下的草地，

身穿一件沾染油畫顏料的工作袍，並戴著小帽，

身下鋪著一塊墊布，手中握著畫筆和調色盤，

似乎訴說著：我是油彩的化身。